

在枣庄峰县自古就有“先有马头山，后有石榴园”之说。两千多年来，马头山尽览石榴园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到今天“冠世榴园”的盛况，当然这里还蕴含着许多荡气回肠意味深长的人文传说呢。

据《峰县志》载：“马头山，县西四十里，在石屋山西。壁立如削，旁一鸟道达岩上。有神祠，旁一洞，可容数十人。绝顶有二池，大旱不涸。其地平坦可耕，多春白遗迹，盖亦昔人避兵处也。”

与马头山连体的后面奇峰突起，气势磅礴，名叫狮山；与狮山对峙的西山名叫象山；狮、象二山北侧的小山包，山峰清秀，名叫凤凰山。马头山和狮山、象山、凤凰山均以像形而得名。惟妙惟肖的四座名山之间，纵向穿插着两支潺潺流水的泉

溪，在山水交融的峡谷间有一座权妃墓。

《明史》记载：恭献贤妃（1391—1410年）权氏，明成祖朱棣宠妃，朝鲜人，永乐六年（1408年）在朝鲜甄选并向明朝进贡以充掖庭，永乐七年（1409年）封为贤妃，位在张贵妃之后。权贤妃肤色白皙姿容美丽，善吹玉箫，成祖爱怜之。永乐八年（1410年），权氏随明成祖从北京返回南京时不幸因病薨于临城，葬于峰县。

根据权妃墓地的山水景观和自然风物，民间流传一支歌谣：东山狮子西山象，二龙戏水栖凤凰；十万将士兜泥土，马头山下葬皇娘。

马头山下这片神奇之地因历史人文典故而被列入《中国名胜大辞典》的景点，是枣庄市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，被列为“中朝友好纪念林园”，成为冠世榴园风景区的一颗明珠。

■ 鲁南乡土

人文传说 峰县马头山的

□ 邵明思



马头山下龙塘北边有一座山神庙，庙北通向山后的羊肠小道，叫做龙马山口。龙塘南边是一片山泉湿地，湿地间有十多个野生荷塘，有星罗棋布的芦苇荡。是山鸡、白鸢、黄鸢，以及狐狸、獾、兔等野生动物栖息地。在这个僻静幽雅的自然风景区，还流传着唐代诗人李白的爱情故事呢。

史籍记述：开元二十四年（公元736年），李白初来东鲁，此后两年，他先到鲁郡的任城（济宁）寻访诗友贺知章，又到兖州、曲阜及东海郡兰陵（峰县）、下邳等地进行文化采风。李白到石榴园，寄居在“龙马山庄”的退休官员萧德言家中。告老还乡的工部员外郎鲁大与萧家为邻。鲁员外之女“鲁女”，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聪明伶俐，出口成章，正值豆蔻年华。李白为她赋诗一首《咏邻女东窗海石榴》：

鲁女东窗下，海榴世所稀。
珊瑚映绿水，未足比光辉。
清香随风发，落日好鸟归。
愿为东南枝，低举拂罗衣。
无由一攀折，引领望金扉。
李白暗恋鲁女的满腔痴情跃然纸上。李白诗友萧德言便有意撮合。李白与鲁女在马头山庄荷塘边相会。

李白主动示爱，低咏一词：小生三十五，衣破无人补……鲁女聪慧，欲擒故纵，轻声吟道：山蓬影下，纨绔子弟，

还！今生休想。李白含笑对曰：海榴丛中，红粉佳人，嗨！前世姻缘。

榴花为媒，诗词牵线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《峰县志》记载：“李白娶鲁女为妻，生一子名伯禽。”

李白爱好饮酒，写下了“兰陵美酒郁金香”的《客中行》；他爱好抚琴，写下了“峰阳孤桐，石笋天骨”的《琴赞》；他到下邳去缅怀张良，写了《经下邳桥怀张子房》等多首诗词。李白爱榴花，更爱貌似榴花的鲁女，他的诗词《咏邻女东窗海石榴》，成为冠世榴园的文化符号。古代的峰县称兰陵，隶属东海郡，所以李白把峰县石榴称为“海石榴”。

从马头山至锅箕山是石榴园的中心腹地。据《博物志》《汉书》等史籍记载，公元前115年，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第二次出使西域，他从涂林安石国把石榴引进中国，栽植在上林苑，供皇室成员享用。公元前36年，汉成帝在位时，丞相匡衡从御苑中把石榴种植移植到自己的家乡承县栽培。经过历代繁衍，至元代形成林网格局，明代集结成石榴园。天启（1620—1677）年间，山东兖州府以峰县石榴作贡品进奉朝廷。



■ 文化走笔

旅行的意义

□ 苑广阔

有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，到别人呆腻的地方去。这话听来有些道理，然而我却不能赞同。

我之喜欢旅行，并非为了逃避什么，亦非为了追寻什么。旅行之于我，恰似一剂良药，能医都市生活里积攒的种种郁结。每当案牍劳形，或是人事纷扰，我便收拾简单的行囊，买一张车票，往那陌生的地方去。

去年深秋，我独自去了徽州。那日清晨，我站在屯溪老街的石板路上，看阳光斜斜地穿过马头墙的檐角，在青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热气，豆浆的香味与油炸果子的气息混在一处，竟比城里任何一家高档餐厅的早餐更令人向往。我坐在一家不起眼的小店里，要了一碗馄饨。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妇人，脸上皱纹里夹着笑意，她一面包着馄饨，一面与我闲聊，问我从哪里来，可曾吃过徽州的毛豆腐。

“毛豆腐？”我摇头。“那可要尝尝，”她眼睛一亮，“我们这儿有个老师傅做的毛豆腐，远近闻名哩。”

午后，我按着她的指点，拐过几条幽深的小巷，寻到了那家不起眼的豆腐作坊。老师傅正在院子里晒豆腐，那些方方正正的豆腐块上生着一层细密的白毛，在阳光下泛着奇异的光泽。他见我好奇，便邀我进去坐，还切了一小块让我尝。那味道，初入口时有些怪异，细品之下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鲜美。

“这毛豆腐啊，”老师傅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拂过豆腐表面的绒毛，“得用山里的泉水，还得看天气，温度湿度都要刚刚好，差一点都不成。”

我忽然想起城里超市里那些包装精美、保质期长达数月的豆腐，不知为何竟觉得有些怅然。在老人这里，我美美地吃了七八块毛豆腐，滋味悠长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次日，我去了宏村。那是个阴天，游人不多，南湖的水面平静如镜，倒映着白墙黑瓦的民居。我在湖边坐了许久，看几只鸭子悠闲地游过，荡起一圈圈涟漪。一个背着竹篓的老妇人从身边经过，篓子里装着刚摘的青菜，青翠欲滴。

“阿婆，这菜是自家种的吗？”我问。

她停下脚步，笑着点头：“是啊，就在村后头那小块地里。城里人现在都吃大棚菜，哪有我们这土菜香。”

我想起自己公寓楼下那家生鲜超市，货架上的蔬菜永远鲜亮整齐，却总少了些什么。“要不要买点尝尝，用猪油炒，特别香。”老妇人问我。

可惜我只是一个过路的游客，买了也不知道去哪里炒，只能婉言谢绝。

在徽州的最后一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登上附近的一座小山。晨雾未散，远处的村落若隐若现，宛如一幅水墨画。我坐在山顶的石头上，看着太阳慢慢升起，雾气渐渐消散，整个徽州盆地渐渐清晰起来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旅行的意义——它不在于去了多远的地方，看了多少名胜，而在于让自己从惯常的生活节奏中抽离出来，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，也看待自己。然后以全新的自己，投入到或紧张、或琐碎的生活当中。

回城的高铁上，我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，想起豆腐老师傅专注的神情，老妇人递来的青菜，以及山顶那一刻的宁静……这些细碎的片段，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来，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这便是旅行的意义了——它让我们暂时离开自己，又最终找回自己。

榴园·文化

■ 文化寻根

□ 寒冰

泗水芳津凝作枣

——“枣庄”地名渊源考

北纬34度余晖下，一座因煤而兴的现代城市掩映在青翠枣林之间。铁路干线蜿蜒而过，千年前的古运河漕船早已沉寂，唯有峰城冠世榴园的石榴花年年似火。这座鲁南城市的名字，看似平淡朴实，却暗藏着一部黄河夺淮后的生态变迁史，以及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觉醒记忆。

枣荫千年护农耕：早期自然经济下的地物记忆

在《山海经》“大荒东经”中记载的“柎木之野”，或许是最早记述鲁南盛产果木的典籍依据。南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在《水经注·泗水》中记载：“泗水又南，过吕县西，其地多枣，谓之枣园。”这段文献不仅首次点明枣树的分布，更将枣的物产与地名直接关联。吕县故址在今枣庄市薛城区，至今该区周营镇仍保存着近千株明清古枣树，最老者树围达3.2米，成为活态的地理坐标。

北宋元丰年间，苏轼主政徐州时留下《永遇乐·登燕子楼》词注：“彭城北有吕梁，枣林遍野。”这位文豪显然被鲁南枣树成林的景象震撼。明清时期《滕

县志》《峰县志》记载的“枣行庄”“枣园铺”等带有“枣”字的地名达十七处之多。民间至今流传着嘉靖年间乡民以万斤枣果替代赋税的传奇，这段见于《兖州府志》的记载，见证着枣树在地方经济中的重要地位。

枣树与农耕文明的深度契合，在峰县双井村发现的汉代陶仓楼上可见一斑。楼身浮雕图案中，枣树与黍稷间作场景清晰可辨，这与《齐民要术》记载的“间枣于陌”完全契合。古运河岸边出土的唐宋沉船中，常见装有枣子的陶瓮，这些浸泡千年仍保留原形的果实，正是当年鲁南枣业漕运的真实写照。

河患频仍催新生：地理变迁中的生态博弈

明孝宗弘治七年（1494年），黄河在张秋段决口，开启长达三百年的夺淮历史。据《明史·河渠志》载：“河水自曹、单南下，徐、吕二洪淤塞。”鲁南地区河道频易，土壤逐渐沙化，耐旱的枣树意外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。清初地理学家靳鹤巡视运河时见“沙碛之地，唯枣树列列”，这种生态替代现象在枣庄南部的沙河故道尤为明显。

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，黄河铜瓦厢决口重归渤海，但留给鲁南的是沟壑纵横的冲积地貌。据光绪《峰县志》记载，当时“可耕之地不过十三四，沙地唯枣可活”。地方官员在呈报朝廷的《恳减课税疏》中直

言：“枣实虽微，灾年可救数万生灵。”晚清外国传教士艾约瑟在《北华纪行》中描述：“每当春日，枣花如蜜，成峰海奇观。”这种生态背景背后，是百姓应对环境恶化的苦涩智慧。

枣树不仅改良了盐碱土壤，其深根系还起到固沙作用。在台儿庄运河故道旁，至今保留着清朝同治年间栽植的护堤枣林，这些斜生虬枝的古树，当年守护着漕运命脉免遭黄泛破坏。枣业带来的经济效益更为显著，清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调查发现，“鲁南每户岁收枣二十石，值银六七两”，这对维系地方经济至关重要。

车轮滚滚碾旧名：近代工业文明的重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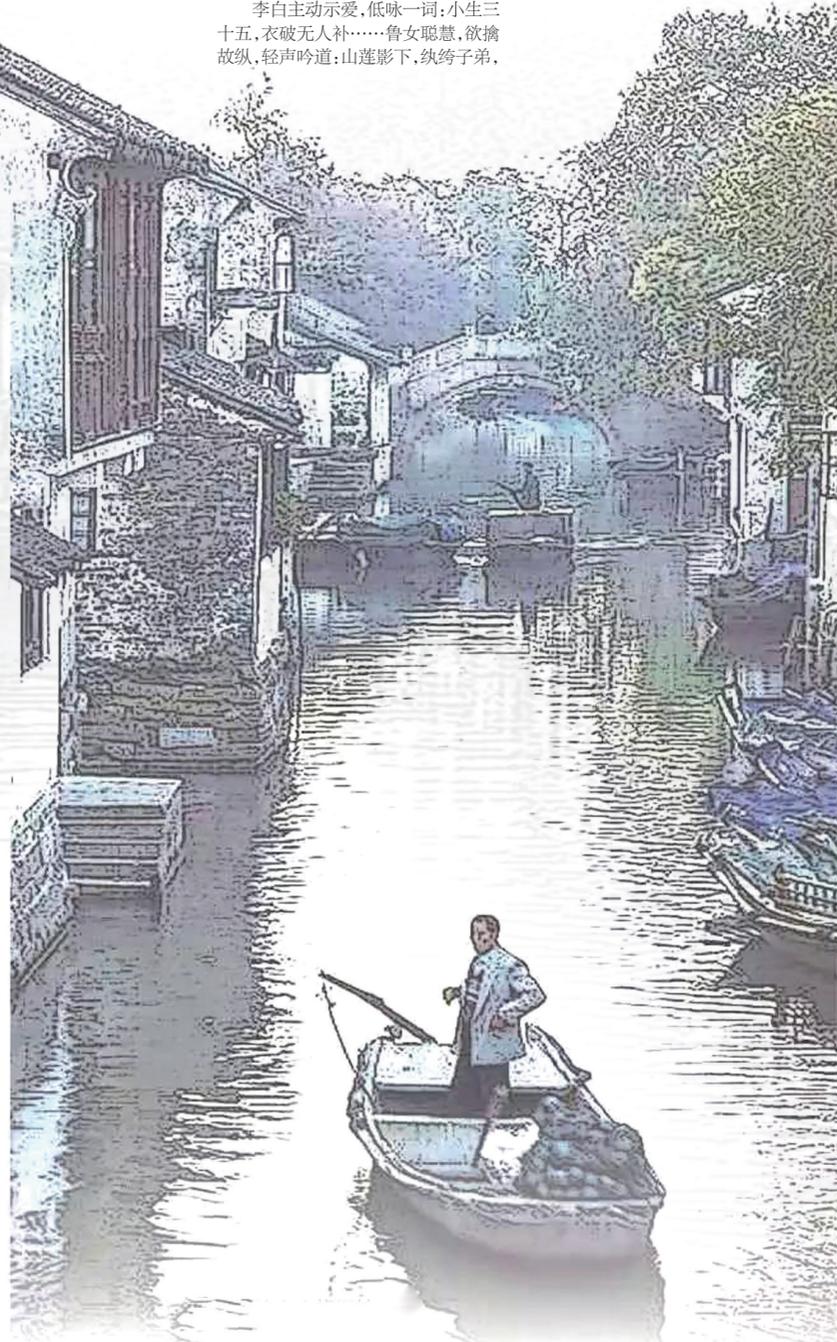
1908年，津浦铁路临枣支线的汽笛声划破千年枣林。德国矿业工程师在《山东矿业报告》中记载：“峰县中兴矿局日产煤千吨，较之博山尤盛。”这座后来发展为中兴煤矿公司的近代化煤矿，选址原称“枣庄”的小村庄，使这个乡土气息浓厚的地名开始融入现代工业体系。据《中国矿志》统计，1912年煤矿雇工达万人规模，形成典型的工业聚落。

铁路带来的不仅是机械轰鸣，更推动了地名制度的现代化。1912年置枣庄镇时，主事官员在《设镇呈文》中明确表述：“取本地多见之物为名，使民易知。”这种

命名理念体现了晚清民初地名规范化的趋势。1928年《山东省各县行政区划》首次将“枣庄”列为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，标志着传统农业意象与工业文明在新地名中的统一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八路军115师在枣庄建立铁道游击队根据地。该部政委李伟回忆录写道：“战士们常借枣林作掩护，红果既可充饥，又能为伤员补充营养。”此时，“枣庄”二字已超越地理概念，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象征。1950年峰县迁至枣庄镇，最终在1960年改制为省辖市，“枣庄”完成了从小村落到工业重镇的世纪跨越。

如今站在枣庄新城的规划馆前，玻璃幕墙上倒映着中兴煤矿的百年井架与万亩枣林。这座城市的名字既非帝王敕封的雅称，也非山川形胜的摹写，而是百姓与自然千年对话的结晶。当石榴花开满冠世榴园，当高铁列车穿越明清枣林，这座城市依然保持着命名之初的质朴本真——在现代化洪流中，让每个细节都蕴含着历史的重量。枣花岁岁飘香处，总有一代人用双手将土地的记忆续写为时代的诗行。



■ 看剧观感

□ 仇士鹏

“我的命，在我自己手里”

——观影《水饺皇后》

也许是刚刚退休后，就挂着蚕蛹般的水泡来加班……诸多器官汇聚的种种不适，让我对《水饺皇后》的主人公臧姑娘生出同情怜悯之感。

一个人在陌生的大城市里打拼，究竟有多艰难？不会说、听不懂粤语，内地的从业证不被香港认可，一个人打三份工，还受了工伤不能干活，连最后一把子力气都卖不出去；明明有好手艺，做出的饺子却无人问津，满心的期待在夜色里变得冰凉，只能倒入垃圾箱……城市的路通往四面八方，可是自己的路究竟在何方？

电影是对真实生活的投射，看电影的人，其实更多时候，是在看电影之外自己生活的影子。所以我们的热泪盈眶，是因为再次看到了自己的来时路，以及那路上踉踉跄跄的身影。

幸运的是，臧姑娘遇上了诸多“贵人”，除了在物质上给予照顾，还重塑了其生活的信心。房东收留了无路可走的她，允许她分期付款房租；生活拮据的糖水哥自己垫钱给她买了推车，带她入行卖水饺，还把摊位都让给了她；警察华哥只让她交了罚

款，不再没收推车，给了制度之下最大的宽容，还主动支持她的生意……这些让一颗万念俱灰的心重新找回了向上的火光，让一个失落在灰头土脸的生活里的灵魂，找回了凛然无畏的勇气和信念。

当然，能让饺子皮具有足够韧劲的，还得是擀饺子皮的人。臧姑娘的身上，最不缺劲劲儿。初到异地，她挨家挨户地找活儿做，即使是脏乱差到耗子都难以落脚的厨房洗碗间，她也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是干；为了保护女儿，即使面对地头蛇黑帮老大，她也敢亮刀毫不退缩……这便是一部以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的电影，能打动五十年后全国观众的原因。那份在时代洪流里的挣扎、破局和突围的坚强，永远抬头做事，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，共振在任何一个时代中华血脉的深处。

截至目前，我仍然不知道命运究竟给了我怎样的剧本，但我总是相信，在这个我也听不懂方言的城市里，我一定能包出元宝一样圆鼓鼓的水饺，皮薄肉厚、鲜嫩多汁。就像臧姑娘所说：“我的命，在我自己手里。”